



瑜伽師地論

菩薩地—真實義品 一下

普力金剛上師 講於 大乘講堂

一九八三、十二、七

弟子宏能 筆記整理

【前言】

我們再來了解「瑜伽師地論」的「師」是什麼意義呢？這「師」是代表「人」，是一種尊稱，是修「瑜伽」的人；根據法相唯識學，這種解釋叫作「依主釋」，是依據瑜伽的道理去修行的人。我們初次研究佛法，對瑜伽的道理只有粗淺的了解，初步相信大乘的道理，了解對一切眾生要感恩，我們暫時只達到信解的地步，所以依據本論的說法，我們只是「信解師」。既然「瑜伽師」是依據瑜伽的道理為師而去如實修行，有所成就後，再把瑜伽的

道理作為別人之師，取法於「瑜伽」的道理；於是「瑜伽」是我之師，再把「瑜伽」的道理，布施給眾生，這叫作「瑜伽師」。另外，目前我們對於「瑜伽」只能用心去信解其中的道理，如果能夠進一步將「瑜伽」的道理實行，解和行相應，那麼我可以稱作「解行師」，如果解和行相應之後，慢慢就能夠實踐人生的真理，到達瑜伽的目的，親證其中的妙果，無論在哪裡都看到殊勝的緣起，處處感恩，無論在哪裡都歡喜自在，這樣稱作「分證師」；如果能夠把瑜伽廣大的人生觀到達圓滿的地步，就是「究竟師」——究竟的瑜伽師。我們回過頭來說，在顯教裡面講「瑜伽」的道理包括這麼多，那麼，在密教裡面「瑜伽」的道理是怎麼說呢？真言宗

發行者：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顧問：劉發泉
策劃：張榮珠
編輯：張現能
校對：洪秀蜜
電話：(02)27524519
(02)27400877
傳真：(02)27117139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
1段127號8樓A座
劃撥：19619626
戶名：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

起始頁數

瑜伽師地論—菩薩地—

真實義品 一下.....一

生活禪小品(力發老師蒐集整理)

一切都是好事.....	九
心如工畫師(二).....	十一
有一天，我去世了.....	十二
兩棵樹，你砍哪一棵？.....	十三
怎樣除掉心裡的雜草？.....	十四
做人應質直其心.....	十五
崇禎皇帝測字.....	十六
最是平常最神奇.....	十七
散財之道.....	十八
嵩山獄神求五戒.....	十九
熟生之間.....	二十二
言我字.....	二十三



修身口意三密，如果三密相應，就能即身成佛。真言宗行者，身結本尊印契羯磨護身，口唸真言，意觀想種子或本尊，這也是瑜伽。因為行者的口密和意密一致，意密和身密也一致，內心所想的佛像和我身體所表現的一致。在行為方面來說，如果修習三密久了還會用嘴巴去罵人嗎？所以我們唸真言密咒的人，不能一邊唸咒一邊去罵人；好比當婆婆的罵媳婦家裡髒亂沒整理，當爸爸的罵兒子這裡不好、那裡不好，這樣就不能和本尊相應，就不是瑜伽了。還有，如果修密的人一邊看電視，一邊唸真言，好像唸了很久，這樣不相應呢？當然不相應，不是瑜伽。或是有人一邊聽流行歌曲，一邊唸阿彌陀佛，這樣好像佛也唸到了，歌也聽到了，所有的好處都他一個人得到，最高深的修養也得到了，世間最粗俗的五欲之樂也享受到了，是這樣嗎？不可能！這樣是不相應的！所以，學佛一定要到達相應的地步，好比嘴巴既然唸佛，有事時停下來講幾句話還可以，如果罵人就不好，因為這樣心跑太

遠啦！這樣是不相應的。念佛或念咒之後，消極的相應是不說惡口、兩舌等惡語；積極的相應則是說柔軟、安慰他人的好話，守好自己的口業。在密宗來說，是自力和他力相應，好比我努力誦唸阿彌陀佛的咒是自力，而阿彌陀佛的誓願力、加持力是他力。又自己的口和心相應，身體和口相應，身體又和心相應，這樣身口意三密相應，就是密宗的瑜伽。過去我在大陸的時候，密宗又稱「瑜伽三昧用」，如今在台灣已經很少人提這種說法了。從顯教到密宗，就是受了瑜伽很大的影響，如果我們能夠把握瑜伽的話，就能夠把握最健全、最美好的人生。（持咒又稱持明的緣故。）

「瑜伽師地」又有什麼意義呢？「地」是什麼意思呢？是瑜伽師所依靠的地方。請問「瑜伽師」依靠什麼地方呢？以佛教來講，如果我們要修人天善果報，就要守五戒、修十善，這「十善」法就是我們所依靠的地方，依十善作為境界去修習，那麼將來就必定能夠獲得人天善果。

身體要做好事，不能做殺、盜、淫的行為；口要說好話，不能說惡口、兩舌、妄言、綺語等惡語；心裡頭要想好念頭，不能亂動貪、瞋、癡的念頭；有了十善之「地」，才能生十善之人天果報。這五戒雖然其他宗教也有，但是如果提升到更高的人生觀，獲得解脫的話，那就要依靠「無我」的道理作為「瑜伽師」之「地」，時時刻刻修學小乘「無我」的法，就可以到達無我的解脫境界。如果我們依據大乘「報眾生恩」的心理作為瑜伽師之「地」，時時感謝一切眾生對我的深恩，想要報答一切眾生唯恐來不及，是故以利益一切眾生為「地」。那麼，我們的行為無論動或靜，時時刻刻都想要利益眾生，乃至我們的每個心念都想要利益眾生，做到這個地步才算是完全相應。如果十分之九的心念想利益眾生，十分之一還想為自己打算，如果這樣子，就會減少利益眾生的力量。所以，菩薩按照修學的程度，果地菩薩才有可能「無限」地利益眾生；但因地菩薩只可能「有限」的利益眾生。以我們目前的

程度來說，只可能「有限」地做，應當量力而為，一點一點地增加；時常想到眾生的恩德，時常有感謝的行動。我們以「報眾生恩」為地，努力去奉行實踐，從「有限」的能力所及，慢慢增加到「無限」的範圍，那麼我們的人生就能夠到達無限光明的地步了！這樣就是所謂的「瑜伽師地」。

我們了解「瑜伽師地」的意義，就是教我們如何做人的道理，還教我們如何上升天界？如何超出三界獲得無漏解脫？如何修習大乘做個知恩報恩的人？如何才是做一個最平凡而又有意義的人？過去太虛大師於民國十二年左右，在大陸的廈門對出家的弟子演講本品，發給大家的講義，是大師六十年前的作品。現在印刷業發達、教育普及，大家的知識水準相對提高了很多；過去在大陸專門作為佛學學術性研究的東西，如今也可以拿來和大家一起探索。太虛大師有一首詩——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
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

我們所仰慕的行誼，是以佛陀為標準，我們所需要成就的，是人格的完成。那麼請問《瑜伽師地論》〈真實義品〉的「真實」怎麼講？成佛是很遙遠的事情，看起來好像只是一件理想的事情，佛和我們的距離有千萬里那麼遙遠！其實並不遙遠！佛就在我們每個人的做人處事當中，只要能夠時時抱著感恩的心理就夠了！所以說「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做人成功，就是學佛成功啦！佛也不過是具足完美人格的人而已！這就是本品所要闡述的真理。

本論〈真實義品〉就從現在的世界、現在的社會、現在的人生，實踐我們人生的意義。我們要在哪裡實踐人生的意義？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只要我們能夠努力實踐知恩報恩的行動，建立完美的人生意義，做人成功就是成佛！不要以為另外還有一個更偉大的佛；更偉大的佛就是大家、就是眾生，不要把佛看得太高太難做了，結果無從下手去做。如果我們懂得知恩報恩的觀念，時時付諸行動，就是人

成，也就是佛成！佛陀本身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最高的、最偉大的，祂時時都想著感謝眾生；因為如果沒有了眾生，菩薩怎麼可能成就佛果呢？好比因為有人打罵我們，我們才能修忍辱波羅蜜多；因為有貧窮的人，我們才能修布施波羅蜜多。如果沒有真正貧窮的人，我們怎麼能夠布施？好比目前台灣的社會富足安樂，我們真正想去做慈善布施，還有一點困難啊！要去大陸做才比較容易。（當時，民國七二年。）現在我們台灣社會比較需要的是什麼呢？是精神生活不夠豐富，因為在工商業社會裡，大家成天忙著工作賺錢，較少有時間沈澱一下自己的心靈，好好看看書、聽聽音樂，或聆聽有意義的演講，這是我們佛教徒應該重視的地方。今天我們研究本論〈真實義品〉的精神，也就是要呼籲大家應該重視精神生活，應該要想辦法豐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那麼我們知道〈真實義品〉在《瑜伽師地論》一百卷裡是什麼地位呢？大家可以把它筆記下來。整部論分成五大部分，

第一是「本地分」；第二是「攝抉擇分」，有智慧才有辦法抉擇，沒有智慧就不能對正邪諸法有所抉擇，這是專門研究智慧的篇章，好比今天能來聽經聞法的各位，都是有智慧的人；第三是「攝釋分」，是把大小乘各種有智慧的法門一一加以解釋；第四是「攝異門分」，本論不僅專說菩薩乘，也把二乘法說進去，更把其中差異的部分詳加解釋；第五是「攝事分」，它涵蓋的範圍就多了，它包括所有人的生活，例如人死了將到哪裡去呢？是不是靈魂離開了？佛教不講靈魂，人此生與來生之間有一個「中陰身」。「中陰身」要怎麼去投胎呢？造什麼樣的善業會投生善趣？造什麼樣的惡業會投生惡趣？……相當於談天說地，無所不談，所以如果有機會，我們把《瑜伽師地論》從第一卷到一百卷研究一遍，那一定是很痛快的事！古印度人的宗教思想真是發達到極點，我們今天在復興基地的台灣，如果也能夠將這一百卷的大論研究一番，也是人生一大幸福！

〈真實義品〉是「本地分」的一個篇章，「本地分」又分成「十七地」，它是在第十五地——菩薩地的位置。菩薩地又分成四處，它是在第一處的地方，第一處又有十八品之多，其中第四品就是〈真實義品〉。

我們把《瑜伽師地論》的組織稍加說明後，才能了解為什麼太虛大師要講解本品，把它當成佛學研究的一大課程。因為要建立我們正確的人生觀的關鍵，就在〈真實義品〉裡面；它把真理很豐富地描述出來，我們聽聞以後，可以讓我們用智慧來作抉擇。論文並沒有說，把道理說出來以後，大家非得依論文所說的去做。各人可以選擇要依哪一種道理去做，也許有人可能對它所說的道理評判一下，說不定覺得論文所說的道理還不夠好哩！尤其在這知識進步的時代，大家的知識水準都大大地提升了，如果能夠好好了解本品所闡述人生價值觀的道理，就能夠把我們的精神生活豐富起來。

我簡單將《瑜伽師地論》的經題、價

值加以解釋後，並為它在整個佛學上的地位也講出來了。接著我們就要開始講解本品的文句，因為時間有限，我只能概要地為大家講解。

【論文】

云何真實義。謂略有二種。一者依如所有性諸法真實性。二者依盡所有性諸法一切性。如是諸法真實性一切性。應知總名真實義。

【白話譯釋】

什麼叫作「如所有性諸法真實性」？什麼又叫作「盡所有性諸法一切性」？就研究佛法名相方面來說，它和《大般若經》、《楞嚴經》、《楞伽經》……等佛經裡的名相稍有不同。世間上真實的道理有兩種，一種是「如所有性」：什麼叫作「如」？世間所有一切形形色色的事物，無論是我們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聽到的、……，它都安住在自己的本位中。好比擺在我前面的保溫杯，它就住在自己的本位之中。為什麼？因為它是依靠許多關係而存在的，它依靠杯蓋、裡面有隔熱絕緣的中空

設計，經過工廠的加工製造，才能形成這個保溫杯。請問，這個茶杯住在什麼地方？也許有人會說，茶杯就是茶杯，它住在什麼地方？它要有一個地方才能住啊！如果沒有一個空間容納它的話，它能放在那裡嗎？好比這裡已經有一個東西了，這個茶杯怎麼可能放在這裡？所以一定要有一個能夠容納它的空間。又好比我們講堂有容納椅子的空間、有容納桌子的空間、有容納形形色色事物存在的空間，這能容納一切事物的存在，叫作「如」；反過來說，不能容納一切事物的存在，叫作「不如」。「如所有性」，就是一切所有的真實性都能夠容納進去；在佛學方面講，這種特性叫作「空性」（註①）。這「空性」並不是指什麼都沒有的空，是「空的性質」，這樣講比較好了解。好比我們人有空的性質，所以飯吃下去才能夠消化；又好比人有空的性質，所以小孩子會慢慢長大，我們會也由中年人變成老年人；又好比人有空的性質，所以身體裡面的血液會循環流動，……，這都是因為有空的性質

在裡面。反之，如果物體沒有空的性質，就不能夠容納任何事物；好比這茶杯已經裝得滿滿的，就再也裝不進任何東西了。古埃及的木乃伊之所以能夠保存幾千年不腐朽，那是因為在屍體上加了好多防腐的藥劑，彷彿把空的性質凝固起來了。其實，並不是空的性質沒有了，只是進行得慢一些而已；空的性質是永遠不變的，它還是住在空的性質裡面。在佛學方面，這「如所有性」的說法有好幾種，其中的一種叫作「一切智」。

「空的性質」這句話從哪裡來？它並不是知識論。現今的各種學說，包括佛學，都是一種知識論。請問，上師你現在講「空性」等名詞給我們聽，難道不是知識論嗎？也是知識論。雖然我們研究佛法是知識論，但是我們借知識論表達到內心，由內心開發起本具的智慧，用內心的智慧慢慢去觀察，觀察到我們相似的知道，慢慢地最後變成真知了。體悟「啊！這桌子是住在空性裡面。」如果桌子沒有空性，鐵釘就釘不下去了，因為它有容納

性，所以能夠容納木板、桌腳、膠漆等因緣條件聚合而形成一張桌子。在佛教能夠了知空性的智慧叫作「根本智」，又叫作「一切智」。如果我們不了解這種真理的話，就沒有這種智慧，也就沒有辦法真正了解事物存在的真實性。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了解宇宙的真相，就要好好來體會這一切法的空性。什麼是宇宙的真相呢？宇宙的真相在哪裡？在禪宗來說，參禪的禪和子問禪師：「佛在哪裡？」禪師反問他：「能問的是誰？」如果能夠找出內心能問的人是誰，內心本具的智慧就出現了。如果我們想解釋「佛在這裡！」禪師一定會問我們：「這裡是什麼？」我們就答不出來了。禪宗不是一問一答的知識，我們現在的學習都是知識論，但是禪宗是超知識的境界。因為我們現在講一切法所住的理體，不能不說這超出我們身心經驗的修行法門。

到底我們的心在什麼地方？有些人可能會指出胸膛下方左側的地方，學醫的人會說它在頭腦，左側專門負責知識、推

理等功能，右側專門負責大量的記憶功能，……。那麼，請問你如何會覺悟呢？心是怎麼樣的呢？是黑色、是白色、是無色？是高、是低？是三角、是方、是圓呢？自己好好觀察。能夠觀察得出自己的心，觀察力訓練習慣了，才能夠觀察得出宇宙的真相是什麼？最後得到觀察的結果：宇宙的真相是能夠容納一切有的空性。想要證悟這能夠容納一切有的空性，要先培養「什麼是能夠容納一切有的空性」的正確知識；有此正知正見之後，進一步要看住自己連這種知識的心理也沒有了；也就是已有能力評判自己這種知識的有或沒有，內心具備了這種力量，才能夠體悟宇宙的真相。所以，想要了解宇宙的真相，要先對自己有所了解，以後才能對宇宙有所了解。我們常聽到這種比喻，總司令能夠管好成千上萬個阿兵哥，卻不能管好自己。為什麼？阿兵哥一聲令下，動作整齊劃一，不聽話的就抓去槍斃，現今即使沒有這麼嚴厲，不服從命令也一定會遭受處罰。事實上，管理別人容易，管理自己難

啊！怎麼能知道呢？好比當你發脾氣的時，你能夠叫自己不發脾氣嗎？如果你能夠叫自己一次不發脾氣、兩次不發脾氣、十次不發脾氣、一百次不發脾氣、一千次不發脾氣、……，你就能夠逐漸看到了宇宙的真相。因為你要能夠了解事實，才能夠了解宇宙。反之，如果對自己都不夠了解，根本就不可能了解宇宙的真相。因為我們是宇宙的一部分，自己身上也有宇宙的真相。這點是非常重要的認知！這宇宙的真相只許誰知道呢？這不是我們第六意識分別心所能知道的，只許超越第六意識的心性智慧才能夠知道的，這叫「如所有性」。

這「如所有性」包括世界所有形形色色的事物，舉凡所有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身體接觸到的，乃至心理想到的都包括其中。那麼，我們說它的名稱也可以叫作「一切智」，也可以叫作「如實智」，也可以叫作「一切種智」。

本論是唐玄奘法師翻譯的，他的國學造詣非常好，唐宋古文八大家也不比他

棒，他寫大藏經的序文真是好得不得了！有內涵、有體悟、又有宏大的氣概！不僅有六朝的駢體文，還開了後代散文的先河！

前面說，世間上真實的道理有兩種，一種是「如所有性」，已稍解說完畢；另一種則是「盡所有性」。什麼叫「盡所有性諸法一切性」？世間上一切諸法的「所有性」，那就太多太多了！換句話說，這真實性不僅包含了宇宙間所有的真相——有容納一切萬有的空間真相，現在論文又直接說宇宙一切萬有千差萬別的本相。好比這個茶杯是什麼？它能夠裝開水。如果杯子有個洞，就不能夠裝開水了，也就不能夠「盡」茶杯所有的形體、作用、表現，如此說來，「諸法的一切性」怎麼有窮「盡」呢？它的道理太多了！第一、茶杯有它的「自相」，有它自己的體相。好比它不是裝開水的（作用），它不大、矮矮的、圓圓的，和其他杯子有所不同；它還有顏色不同的表現，這些表現有沒有「盡」呢？這還不夠，還有好多特殊的相狀，待我們

去觀察；第二、茶杯有其「共相」，所有的保溫杯都差不多大，雖然有大中小的不同，但是樣子差不多。這和我們大家一樣，大家看起來都是人，這是「共相」，但是每一個人的臉孔不太一樣；好比古人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各有各的父母所生，各有各的特徵，這是人的「自相」。諸法有自相、共相，這樣「盡」了沒有？還沒有！還有第三、「差別相」，好比一樣是茶杯，這個和那個不一樣，這個是紅色的，那個是白色的，我的能保溫二十四小時，而那個只能保溫四小時；表面形狀、大小、材質等都有差別。這樣盡了沒有？還不算盡！還有第四、「因相」，這個茶杯為什麼能夠保溫，因為它中空，而且把其中的空氣抽成真空，這樣才能夠絕緣隔熱，並不是一般的杯子都能夠有保溫的效果；而且因為技術的提昇才能夠有更長效的保溫效果，這就和其他杯子在因相上有所不同。第五、「果相」，這個品牌的保溫杯在製造時，它的要求標準就是保溫效果二十四小時，而其他品牌的保溫效果可能

只有五、六小時而已。這個牌子的保溫杯甚至有人說，它還可以將洗淨的白米放進去，再加入沸水，蓋好杯蓋，半小時或一小時以後，就可有飯吃啦！效能這麼高，有這麼厲害！其他的牌子就沒有這種效能，這是「果相」的不同。

說到一切法的「盡所有性」，所謂「性」，是體性，「相」，是相狀；在這裡所說的「盡所有性」，則是在相狀方面。以上，我以這個茶杯為例，講了諸法的五種體性，有沒有盡呢？沒有盡！大家要知道，這個茶杯偉大得不得了，不要看它只是一個小小的東西！這個茶杯在哪裡呢？它在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一二七號後棟八樓的大乘講堂，它和大乘講堂有關係，大家不要只看到這一點點關係，它關係到全台灣，甚至關係到全中華民國、全世界！為什麼？因為台北市在台灣，台灣又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中華民國是全世界的一部分。所以，大家看這個茶杯竟然有那麼廣大的關係，全宇宙都和他息息相關！全宇宙的訊息都在它裡面，它也沒離

開全宇宙！用這種智慧去觀察，這個茶杯的價值就等同全宇宙；所以，一個茶杯就包括全宇宙！如果只觀察到一個茶杯只包括一個茶杯，那是它的本相。也許你們會說，一個茶杯就包括全宇宙，有什麼了不起？它了不起啊！大家想想看，我們地球不就是泥土嗎？可是地球就是靠無數無量的泥土微塵堆積起來的，否則我們現在哪有地方可以站立依靠？因此，我們不可以說這一點點的泥土有什麼了不起；因為依靠這許許多多一點一點的泥土，我們才有大地！所以，大地與寸土是平等的！如果沒有寸土，哪裡來的大地？大地盡是寸土！這樣我們就不能夠不說寸土很偉大！在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個茶杯只包括一個茶杯，那只是盡所有相裡的一個相，它和寸土包括全宇宙的道理是一樣的。換句話說，寸土之地就能收攝整個宇宙！

近代科學家發現宇宙間有「黑洞」存在，銀河系裡的好多星球都被它吃掉了，科學家還不太了解這「黑洞」究竟是什麼

東西，竟然能把星球當飯吃。這「黑洞」和宇宙有沒有關係呢？不能說沒有。我們可以看到星球生、住、異、滅的現象。佛教依據這個觀點來看，每一個眾生都是偉大的，沒有任何一個是渺小的；每一個人都是頂天立地的，而且和宇宙同等的偉大，都關係著整個宇宙，就如同寸土即是大地，大地即是寸土！如果我們能夠觀察到這種既複雜又微妙的關係，才能見到諸法的「盡所有性」。（好比這杯子由工廠、機器、工人、鋼鐵、塑膠、油漆等和合而成，而機器、工人、鋼鐵、塑膠、油漆等又各自有它生成的因緣，形成一個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絡，因此，一個杯子有無窮無盡的因緣關係。）

近代科學家觀察到物質由許多分子所組成，而分子又由原子、質子、中子、電子等結合而成，它們的變化和宇宙間的變化完全相同，這已經從科學方面取得證明。而我們是從心量上去觀察諸法的廣大關係面，看到它隱藏著和整個宇宙息息相關的關係與價值，這樣才能觀察到諸法的

盡所有相。我們不要認為它是「假相」，就在「假相」裡就蘊涵著能觀察它「盡所有性」的「假智」，把盡所有相全發揮出來。請問，觀察諸法的盡所有相有什麼用？這是事實，認識到這個真理，我們才會愛物惜物。不然，在這個經濟發達的時代，家裡的東西只要稍微舊了，就甩掉再買新的。過去我小時候，處在戰亂的時代，穿的衣服總是破舊不堪，經常補了又補，好比古時或大陸在五〇、六〇年代說「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如今處在繁榮富庶的年代，我們也應當盡量發揮物質所有的力量，不可以浪費我們的福份。還有，要把每一個眾生都當成偉大的，不要心生差別相。好比我們行走的馬路為什麼那麼整潔？那是因為築路工人和馬路清潔工人的辛勞才有的！又好比這個桌子不平衡的話，我們找一小塊破瓦塊在桌腳墊一下就平衡了，一小塊破瓦塊就有那麼大的作用啊！所以，我們修大乘佛法的人，應當對一切眾生、一切事物都要心存感恩，因為每一個眾生、每一件

事物都息息相關，我們才能夠生存在這塊土地上！因此，我們好比是寸土，而一切眾生、一切事物好比是大地土。在這裡我們要建立正確的宇宙人生觀，對宇宙的真实現象有正確的觀察與認識：一個是「如所有性」，另一個是「盡所有性」。

明天我們就可以講解本論所說的「四種真實」，體會了四種真實，我們就能正確地認識宇宙真相，建立正確的宇宙人生觀。有了正確的宇宙人生觀，才能有正知、正見，獲得健全的人生。因此，對於本品所說健全宇宙人生的佛學中心思想，我們要好好體會，這樣才能建立有意義的人生價值。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註釋】

註○佛法常用虛空或空間來比喻空性，因為虛空能夠容納事事物，並任其在其中展現各種體相用。上師常說：「相似，不是就是！」空性是無相的，是一個原理，好比地球上的一切物體都受地心引

力的影響。世間一切諸法，無論哪一件事物都是由於眾因多緣和合而成的，因此它們都沒有有一個真實的自性可得！好比將

木板、膠漆、釘子、人工等因緣條件和合一起，儼然就有一張桌子形成。但木板是桌子嗎？不是。膠漆是桌子嗎？不是。釘子是桌子嗎？不是。因此，桌子哪有一個真實的自性可得？所以，桌子是假有的存在，不是實在有，只是名字有。上師常說：

「空性，不是那麼容易懂！我們常看佛經說種種空，五蘊皆空、萬法皆空。大家多半似懂非懂！大家所懂得的空，仍然是

『有』或相似一個『有』的『空』。想要證得空性，必須先成就根本智，離開我執，離開文字相、言說相，言語道斷，心行處滅。這離言絕相的境界，如何可能說得讓他人懂？只有自己親證，才可體會個中滋味！緣起之法甚深，最甚深！

微妙，最微妙！」

心地善良的人
容貌一定是動人
心裡知足的人
生活一定是快樂

生活禪小品

一切都是好事

故事【一】：

每當有人向莊子說些什麼，莊子就會說：「好，很好！」

這是他的習慣，所以偶爾會很尷尬，因為有時候傳來的是壞消息，可是他甚至沒聽清楚，就說：

「好，很好！」

如果有人說：

「我先生死了。」

那莊子就說：

「好，很好！」

他彷彿沒聽見似的。若有人說：

「我家昨夜被偷了。」

莊子也會說：

「好，很好！」

某天，有人對他說：

「你兒子從樹上摔下來，跌斷了腿。」

他隨即說：

「好，很好！」

因此人們以為他已經不曉得「好」這個字的意思。有一天，村民便集結前去問他：

「你能告訴我們，你所謂『好』是什麼意思？因為無論我們向你說什麼，乃至不幸或噩耗，你都說『好』。今天早上你兒子從樹上掉下來，還跌斷了腿，他是你老年的倚靠，但現在卻換成你要照顧他，這是個不幸，而你卻稱好！」

莊子說：

「等等！生命是無法預期的。」

事隔一年，莊子所在的國家與鄰國捲入戰爭，因此年輕人都被強制徵召入伍，只剩莊子的兒子沒去，因為他的腳跛了。於是村民說：

「你似乎料事如神，當你稱好時，事情就轉變成好的。」

莊子說：

「等等！別急，世事難料。」

不久他兒子跟一位女子訂婚，沒想到女方隔天就毀婚，因為他們發現他再也無

法走路。於是人們又說：

「到頭來似乎還是一樁不幸。」

莊子說：

「等等！別那麼急著判斷。」

一週後，那位本來要嫁給他的女子竟然猝死了。這回村民又來向莊子說：

「你怎麼知道！你是不是早就預測到她會死？」

莊子說：

「等等！別急！」

故事【二】：

有位老先生，他經常說：

「太好了！太好了！」

日子久了，這句話也就成了他的口頭禪。如果遇到一連下了好幾天的暴雨，很多人為天氣不能放晴而大發牢騷的時候，他就說：「太好了！太好了！這些雨

要是一天內全部下下來，不就會到處洪水成災了嗎？老天把雨水分成好幾天下，這不是很值得慶幸嗎？」

有一次，他太太患了重病，他的朋友認為這次他總不會再說：「太好了」吧！

於是大夥兒就特地跑去探望他的太太。他們一進大門，就很急切地問道：

「貴夫人的病嚴不嚴重啊？」

誰知道老先生還是說：

「太好了！太好了！」

朋友們聽了不由得火冒三丈，便質

問：

「這次就是你不對了，你太太生病，正痛苦地躺在床上，你卻說『太好了』，你未免太過分了吧！」

老先生很無奈地回答他們：

「你們不知道，我活了這大把年紀，從年輕到老，始終是太太在照顧我；這一次她生了病，讓我有機會好好照顧她，以報答她平日照顧我的恩情，這種事情不算好嗎？」

【附註】

一個已經透徹人生的人，不會隨便去判斷事情的好與壞，他也不會試圖去避開任何事情的發生；因為他知道不論發生什麼事，都是好事。這對一般人來說，很難令人相信，尤其當一個人日子過得很艱

難、或是受到傷害、遇到挫折災難時，一定會認為：『一切都是好事』這句話根本

是胡扯。」「現在工作艱難，生意難做，也是好事？」是的，你應該慶幸自己擁有這一份難搞的工作或生意，若不是這樣，也許大家都跟你搶著做。」「那我生病住院，又該怎麼說？」這樣你才懂得照顧自己，開始注意身體健康，改變飲食或作息，定期健檢，說不定還開始運動，這也算好事一件，不是嗎？」「我愛的人跑了，我的心情糟透了，我不知道將來沒有他的日子怎過下去？」等等，你怎麼知道將來會過不下去？沒有他，你會過得更好！」「那我呢，我跟先生離婚，他還說他從沒有真心愛過我，這難道也是好事？」沒錯，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妳先生很愛妳，妳現在不是更痛苦嗎？

人們有時會抱怨：「為什麼生命有各式各樣的煩惱？為什麼我會有這麼多問題，這麼多痛苦？」答案是你沒有從正確的觀點看事情。所有的壞事，都是我們選擇了「壞事」這個名詞，把它們稱為壞事。

因此，不要急著判斷，也不要譴責，因為你不知道事情為何要發生，也不知道它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的人生常會經歷許多挫折；每當跌入谷底時，我們要學會告訴自己：「前頭有個更大、更好的東西等著我。」如果我們現在已經到了谷底，那也代表準備往上爬，一切只會變得更好，不是嗎？天真的很黑的时候，星星就會出現，事情只會越來越好！



心如工畫師（二）

從前，北方有一位技藝巧妙的木師，用木頭雕塑了一個相貌端正、衣飾逼真的女子。木女能夠來回走動，還可以斟酒敬客，只是不能開口說話而已。

當時，南方有一位善於繪畫的畫師，木師早已耳聞畫師的大名。於是，準備了上好的酒食，要宴請畫師。席間，木師便讓木女為畫師斟酒夾菜，畫師不知道這女

子是木頭做的，以為是真的女子，心生愛戀。不知不覺，天色已晚，木師便留畫師住下，並讓木女侍候畫師；畫師欣然答應。畫師進屋後，見木女站在燈火邊，即叫喚這位木女，可是木女卻原地不動。

畫師以為是女子害羞，所以就上前用手牽她。一牽，才知原來她是木頭作的！畫師不禁滿臉羞愧，自言自語的說：

「這主人居然騙我，我也得戲弄他一下。」

於是，畫師就想了一個主意，在牆上畫了一幅自己的像，衣著和自己相同，頸子上套著一根繩子，好像吊死了的模樣，並且還畫上蒼蠅和鳥，正在啄畫上死者的嘴巴。畫完後，畫師關上門，便躲在床下。

第二天天亮，木師從房裡出來，看畫師的房門未開，往裡一看，只見畫師吊死在牆上；木師嚇壞了，以為畫師真的死了，立刻破門而入。正當他想用刀砍斷繩子時，畫師即從床下鑽了出來；只見木師一臉尷尬的表情，這時畫師便拍拍身上的灰塵說：

「如何？你能騙我，我也能騙你。咱們倆算是扯平，互不相欠！」

木師感到萬分愧疚地說：

「其實錯在我。如果我不嫉妒你的才華，設計捉弄你，今天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畫師也坦白地說：

「如果不是因為我心術不正，不甘心受騙，也不致於作畫戲弄你，害你為我擔心，真是對不起。」

最後，兩人握手言和，異口同聲地

說：

「唉！都是這念心在作祟。」

【附註】

在《華嚴經》裡有四句偈說：

「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

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

這四句話將我們的心比喻成一個美術家、一個書畫家，他可以彩畫世間上的風景、花卉、人物、昆蟲、魚鳥等等。這顆心無所不能，想要什麼，心都可以成就，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心生

一切法生，心滅一切法就滅了。有了心的動念，才有世間的存在；心念滅去，所有世間的萬象都不見了。好比一個人專心的時候，對一切外境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如入無人之境。

這個世間有形相、外貌的差別；一旦我們心中有「相」的執著，就會產生計較、對待、善惡、是非等二元對立的分別，而這些差別的是非揀擇，使令吾人的內心紛紛擾擾、無有了時。試問：我們想要把自己的的人生彩畫成什麼樣子呢？如果我們心存不善的念頭，就會把自己畫成一個魔鬼、畫成一個貪婪、瞋恚、嫉妒、不明白是非、不通情達理的人，就如同上面故事中的木師與畫師一般；若能時時心存善念，則人生就會呈現出美麗祥和的景象，我們也會成為一個善人、聖賢之人，廣受世人的尊敬。既然了知我們的心能生萬法，可以作壞事，也可以做好事，那麼，何不好好運用這顆心去做好事、去美化這個世間，創造一片人間的淨土呢！

有一天，我去世了

有一天，我去世了。恨我的人，翩翩起舞；愛我的人，眼淚如露。

第二天，我的屍體，頭朝西埋在地下深處。恨我的人，看著我的墳墓，一臉笑意；愛我的人，不敢回頭看那麼一眼。

一年後，我的屍骨已經腐爛，我的墳堆雨打風吹。恨我的人，偶爾在茶餘飯後提到我時，仍然一臉惱怒；愛我的人，夜深人靜時，無聲的眼淚向誰哭訴。

十年後，我沒有了屍體，只剩一些殘骨。恨我的人，只隱約記得我的名字，已經忘了我的面目；愛我至深的人，想起我時，有短暫的沈默，生活把一切都漸漸模糊。

幾十年後，我的墳堆，唯有一片荒蕪。恨我的人，進了墳墓；愛我至深的人，也跟著進入了墳墓。

對這個世界來說，我徹底變成了虛無。我奮鬥一生，帶不走一草一木；我一生執著，帶不走一分虛榮愛慕。今生，無論貴賤貧富，總有一天都要走到這最後一

步。

到了後世，霍然回首，我的這一生，形同虛度！我想痛哭，卻發不出一點聲音；我想懺悔，卻已遲暮！用心去生活，別以他人的眼光為尺度；愛恨情仇，其實都只是自身的執著分別！活著的每一天，幸福就好；珍惜內心最想要珍惜的三千繁華，猶如彈指剎那，百年之後，不過一捧黃沙。

【附註】

人的一生不過數十寒暑，短暫有限。有一句話說：「我們無法決定生命的長度，但是可以決定生命的深度。」想來我們的人生，真是在生死大海的邊緣掙扎，非常艱險。然而，今日不知明日事，一朝無常萬事休，世間之人，身心勞苦，無歸依處，眾苦所逼，輕疾如電，是可憂愁，不應愛著。五欲六塵雖然如蜜一般甜美，但是無常一到，一切都如夢幻泡影，把捉不可得。

《涅槃經》云：「是身無常，念念不住，猶如電光暴雨幻炎。」世間之法，生

滅遷流，無刻不變異。然而，「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是故，我們應當把握時光，修善培福，廣修供養，精進修行，才是當務之急！

當百年後，您的存在，將被掩蓋在時間的洪流裡，不再被人們所知道。再大的恨，終將隨著時間的逝去、人的死亡而煙滅；再多的愛，在百年後一切都將歸於塵土。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何需太過執著，應多學習寬心，方能在短暫的生命裡活得自在。



兩棵樹，你砍哪一棵？

老教授問：

「如果你們去山上砍樹，正好面前有兩棵樹，一棵粗，另一棵細，你會砍哪一棵？」

問題一出，大家都說：

「當然砍那棵粗的了。」

老教授一笑，說：

「那棵粗的不過是一棵普通的楊樹，而那棵細的卻是紅松，現在你們會砍哪一棵？」

同學們一想，紅松比較珍貴，就說：

「當然砍紅松了，楊樹又不值錢！」

老教授帶著不變的微笑看著同學們，再問：

「那如果楊樹是筆直的，而紅松卻歪七扭八，你們會砍哪一棵？」

大家覺得有些疑惑，就說：

「如果這樣的話，還是砍楊樹。紅松彎彎曲曲的，什麼都做不了！」

老教授目光閃爍著，同學們猜想他又要加條件了，果然，他說：

「楊樹雖然筆直，可由於年頭太久，中間大多空了，這時，你們會砍哪一棵？」

雖然搞不懂老教授的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大家還是從他所給的條件出發，說：「那還是砍紅松，楊樹中間空了，更沒有用！」

老教授緊接著問：

「可是紅松雖然不是中空的，但它歪曲得太厲害，砍起來非常困難，你們會砍哪一棵？」

大家索性也不去考慮他到底想得出什麼結論，就說：

「那就砍楊樹。同樣沒啥大用，當然挑容易砍的砍了！」

老教授不容喘息地又問：

「可是楊樹之上有個鳥巢，幾隻幼鳥正躲在巢中，你會砍哪一棵？」

終於，有人問：「教授，您到底想告訴我們什麼？測試些什麼呢？」

老教授收起笑容，說：

「你們怎麼就沒人問問自己，到底為什麼砍樹呢？雖然我的條件不斷變化，可是最終結果取決於你們最初的動機。如果想要取柴，你就砍楊樹；想做工藝品，就砍紅松。你們當然不會無緣無故提著斧頭上山砍樹了！」

【附註】

有人說：「有了目標才會成功，沒有目標都是空談。」股市投資大師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也提醒世人：「危

機來自你缺乏目標，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一個沒有明確目標的人，就像一艘沒有舵的船，永遠漂流不定，只會到達失敗和沮喪的海灘。成功者總是那些有明確目標的人，鮮花和尊榮從來不會降臨到那些沒有目標的人身上。要成功，由今天起改掉「前後搖擺」、「猶豫不決」的毛病，訂出明確的人生目標，寫下來，牢牢記著，然後，訂出執行計劃的細節，只要你對自己有強烈的信心，立即行動，你的夢想就會逐步實現！

人生不只是因有「夢想」而偉大。人生之偉大，是因為他能將夢想轉換成具體可行的「目標」，而獲致感動人心的成就。所以，要踏上成功大道之前，就必須先「明確目標」，然後按照執行計劃，全力以赴。

佛教八大宗門，宗宗皆殊勝，門門都可修，只要與自己能契機又契理，修行成就都是指日可待，切忌「前後搖擺」、「猶豫不決」，猶如上面這個故事所告訴我們的道理。

怎樣除掉心裡的雜草？

一位著名的禪師即將不久人世，他的弟子們坐在他的周圍，等待著師父告訴他們人生和宇宙的奧秘。禪師一直默默無語，閉著眼睛。突然他向弟子們問道：

「怎樣才能除掉雜草？」

弟子們目瞪口呆，沒想到禪師會問這麼簡單的問題。其中一個弟子說：

「用鏟子把雜草全部鏟掉！」

禪師聽完微笑地點頭。

另一個弟子說：

「可以一把火將草燒掉！」

禪師依然微笑。

第三個弟子說：

「把石灰撒在草上就能除掉雜草！」

禪師臉上還是保持那樣的微笑。

第四個弟子說：

「他們的方法都不行，那樣是不能除根的；斬草就要除根，因此必須把草根挖出來。」

弟子們講完後，禪師說：

「你們講得都很好！從明天起，你們就把這塊草地分成幾塊，然後按照自己的方法除去地上的雜草。明年的這個時候我們再到這個地方相聚！」

第二年的這個時候，弟子們早早就來到這裡，他們用盡了各式各樣的辦法都不能剷除雜草，早就放棄了這項任務，如今只是為了看看禪師到底用什麼方法來除草？只見禪師那塊原本雜草叢生的地，已經被金燦燦的莊稼取而代之。弟子們頓時領悟到：

「只有在雜草裡種上莊稼，才是除去雜草的最好方法。」

他們圍著莊稼地坐下，莊稼已經成熟了，可是禪師卻已經仙逝了。這是禪師為他們上的最後一堂課，弟子們無不流下了感激的淚水。

【附註】

故事挺簡單，但值得我們細細地咀嚼。要想除掉曠野裡的雜草，只有一種方法，那就是種上莊稼。試想：若在曠野地不種上莊稼，誰會專門為除草而去除草

呢？只有種上莊稼，才會因收穫的誘惑，而勤懇地除草。故事或多或少帶點虛擬色彩，但它確是現實生活的一種折射。種莊稼如此，做人、修身、養性、立志等何嘗不是如此呢？要想心靈不荒蕪，唯一的方法就是修養自己的美德。

佛教裡最常聽到的一句偈語：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戒律就是指導我們如何去「止惡行善」，惡若不先止，行善常會落於「偽善」而不自知。但也有人只記得「去惡」而忘了「行善」，結果就有如上面的故事所敘述一樣，只想如何去「除草」，而卻忘了「種莊稼是除草的最大原動力！」當我們努力於「莊稼的栽培」時，自然「雜草不除而自除」！猶如八識田裡，善種子增多了，善的異熟果出現的機率自然也就增多了！努力於行善的人，惡念生起的機會必定減少。積極行善吧！這是「止惡」的最好秘方！

做人應質直其心

過去，佛陀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有一次，阿修羅王因為生病而面容憔悴、精神萎靡，釋提桓因知道後即前往探視。阿修羅王告訴釋提桓因：

「希望你能讓我的病趕快好起來，身體回復像過去一樣健康。」

釋提桓因則說：

「如果你能教我阿修羅幻術，我就讓你像從前一樣健康、快樂。」

阿修羅王聽了便說：

「等我問過其他阿修羅後，如果可行，我一定教你。」

阿修羅王回去後，即問其他阿修羅們的意見。當時有一位專門以諂媚虛偽的幻術誑惑世人的阿修羅，告訴阿修羅王：

「釋提桓因從過去久遠以來，內心正直、行為端正，常修善法，從不虛偽誑惑他人。您可以跟他說：『如果修了阿修羅諂媚虛偽的幻術，則會墮入盧留地獄中。』」

祝願大王您早日康復。」

阿修羅王聽了之後，即約釋提桓因前來，並依此阿修羅建議，以偈語告之：

「身心清淨帝釋天，若知幻術墮泥犁，於那盧留地獄中，直待一劫被燒煮。」

當時釋提桓因一聽偈語即說：

「請阿修羅王不要再說了，我已不想學此幻術，並且真心祝願阿修羅王您的病能很快復元，身心安穩無憂。」

佛陀告訴比丘們：

「釋提桓因雖處天道，尚且能做到不虛偽諂媚，常以真實無妄之心待人處事；大眾皆已剃除鬚髮，出家修行，難道還做不到遠離虛偽諂媚，行事常保樸質正直嗎？若能以真誠無妄之心待人接物，則能與佛法相應。」

佛陀開示結束後，比丘們皆法喜充滿，信受奉行。

【附註】

《佛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諂曲之心，與道相違，是故宜應質直其心。當知諂曲，但為欺誑；入道之人，則無是處。」

是故汝等，宜當端心，以質直為本。」這一段經文是教我們要用直心、沒有彎曲的心，來對治「諂曲」的煩惱障。「諂」就是諂媚、虛偽，「曲」就是不正直；佛在此經中又說：「少欲之人，則無諂曲，以求人意。」多數人為了追求名利，所以對人不坦誠，時時諂媚逢迎、處處巴結別人；須知巴結別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人若不能互相坦然相待，那是多麼苦惱啊！

如果能把有慾念的心轉為誠實的愛心，光明磊落、坦坦蕩蕩地面對他人，就能過得愉快而自在。如果不能以直心來待人處事，所講出來的話總是轉彎抹角、彎曲不直，沒有一句真話，用這種諂媚和不直的心來說話，就是欺騙世間人、打妄語，就與佛法不相應了，或許一時能博取對方的歡心，然而時日一久，人們必會知其虛偽不實，則不會再受到別人的尊重與信任。所以佛陀教育世人，絕對不可以打妄語，絕對不可以諂媚於人，一定要端正心念，用直心去待人；以真實、質直、不諂曲的心為根本，久而久之，真誠無妄的言行，必能獲得眾人的信任與敬重。

崇禎皇帝測字

相傳明朝末年最後一位皇帝明思

宗，在面對李自成等流寇四處竄擾、禍國殃民，情勢愈演愈烈之際，鎮日憂心如焚，寢食難安。有一次探得紫禁城外有某一神準的測字高人，乃微服出訪，希望借由測字覓得一點國勢安危的蛛絲馬跡，以稍解心頭懸憂之苦。

見到測字先生後，崇禎皇帝寫下一個「友」字，請求解析，測字先生說：

「『友』者，『反』字出頭也，反賊出頭，大不利呀！」

崇禎皇帝一聽，心不免下沉；但靈機一動，立刻改口說：

「非彼『友』字，乃此『有』也。」

崇禎皇帝企圖另覓生機。沒想到測字先生才一過目，便接口說道：

「『有』者，『大明』二字去半，是禍非福也！」

大明江山去了一半，情勢豈不非同小可？崇禎真是面如土色，但心猶不死，又急急改口說道：

「測申酉之『酉』字吧！」

心想或能扭轉劣勢，轉禍為福，哪裡知道測字先生看了這個『酉』字，臉色也為之大變，匆匆回答：

「『酉』字，乃至尊之『尊』，掐首去尾，恐大勢已去矣！」

至尊皇位已岌岌不保，豈不是大難已臨頭？果然就在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佔北京紫禁城，明思宗倉皇出南宮門，於煤山（又稱萬壽山）上吊自殺，明朝自此衰亡。

【附註】

我們不敢說這個野史傳說的可信度如何，但做為反映明末皇帝的艱難處境和痛苦心境，卻十分生動傳神。其中有兩點值得我們深思：

第一、中國文字，內涵深廣，三個同音異字，單從字形拆解，竟能透露某些端倪，解出同樣徵兆，放眼天下，世界上有哪個民族的文字符號，能有這樣深刻的內涵與趣味？今天盛行的簡體字，等於是把傳統中國文字的深厚內涵大筆砍削，把

美好的書法藝術破壞殆盡，想來不禁令人扼腕！

第二、中國文化有深厚的「天人合一」觀念，在民風古樸的年代，民間往往隱藏著許多高人，以各種巧妙方式，隨機點化著世人，警醒人們要重德行善，避免驕妄，可惜一般人總是見利忘義，執迷不悟，即使災變四起，許多利益既得者，仍一意孤行，為所欲為。尤其到了近代，強調人定勝天之說，倒行逆施，把中國古老敬天法祖的謙卑厚德，棄如敝屣，對因果報應之說，更是嗤之以鼻。明思宗尚思力挽狂瀾，有心作為，奈何前面幾代君王奢靡淫逸過度，宦官為禍，元氣大傷，所以儘管他連換了三個字卜測，都無法扭轉乾坤，說明大明氣數已盡，實在是「天欲亡我！」人力難為。大凡不能心存天理而妄自尊大者，都該深引為戒！

最是平常最神奇

日本名僧良寬禪師，畢生修行參禪，從未有懈怠的一天。當他年老的時候，聽老鄉說他的外甥不但不務正業，還經常把錢花在一名妓女身上，眼看就快要傾家蕩產了。老鄉希望禪師能大發慈悲，規勸外甥浪子回頭、重新做人。

良寬禪師被鄉親感動，便收拾行囊，不辭辛苦地回到家鄉。由於良寬禪師與外甥已多年未見，外甥非常高興與舅父重逢，還特地留舅父在家過夜。

良寬禪師在床上坐禪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離去之前，故意將鞋帶散開，並對外甥說道：

「我想我真的是老了，兩手直發抖，你能不能幫忙把我的草鞋帶子繫上？」

外甥二話沒說，非常高興地幫他繫上了鞋帶。良寬禪師又慈祥地說道：

「謝謝你了！孩子，你看，人老了就一天比一天衰老，你要好好保重自己，趁年輕的時候，要把人做好，把事情做完。」

說完，良寬禪師頭也不回地上路了，對於外甥與那位妓女的事，卻一句也沒提。但奇怪的是，從那天起，禪師的外甥再也不花天酒地去浪蕩了。

【附註】

批評不應僅是指責和抱怨他人，也不應是劍拔弩張和追根究柢，而應該是富有指導意義、能夠教育他人和具有啟發性的言談；唯有如此，才能讓受批評者降低抵抗的心理，而能捫心自問、虔誠地改過向善。就像上面故事中的良寬禪師，由於他的一席話，讓他的外甥明白了生命的有限和短暫，從而改變了自己的惡習，重新踏上了積極進取的道路。

良寬禪師是日本曹洞宗僧人，俗姓山本，字曲，號大愚。江戶時代後期（清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出生於日本的越後國出雲崎，幼時受到良好的漢文化教育，十八歲在光照寺削髮為沙門。他精通書寫毛筆字，字畫有個性，擅長詩歌，漢文也特別出色。

良寬禪師一生，住草庵，行乞食，孤



獨清貧而落拓自在，迥出時倫。他向人講法傳道從來不用高深的語言，通俗易懂；他的生活，天然無為，悠悠自適，崇尚自然，以翰墨作佛事，長於文章詩歌，奇行尤多。



散財之道

浙東某縣山區，山民自明朝後期開始就流傳著一個家喻戶曉的劉伯溫以詩歌暗語的方式，讓有緣人取財的故事。這首詩刻在山溪巖壁上：

「上五里，下五里，

若要金銀竹橋裡。」

在這個巖壁旁有一座竹橋，橫跨在溪水之上，距上游及下游五里各有一個村莊，橋的對面山腳邊有一個非常小的廟宇，供周圍村莊的人們去燒香禮佛。周圍山清水秀，曲徑通幽，是一個非常僻靜安詳的地方。但自從劉伯溫的詩在民間流傳開了以後，這座竹橋便成為尋財盜寶的貪

財者想入非非之處，小小竹橋拆了建、建了拆，風風雨雨多少年，歷盡磨難，曾讓無數人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其實，能取意外之財的人都是大德大智大慧的，況且眾所周知，劉伯溫是能預測未來之人，他絕對不會讓自己的錢財落入那些貪財斂財的小人手裡，因此乘興而來之人，總是敗興而歸，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某年有一天，一個家貧如洗但有滿腔報國之志的窮秀才，進京趕考偶爾路過此地。由於趕路飢渴，沒有糧食果腹，遂用溪水洗臉及充飢，當他抬起頭來時，猛然看到巖壁上的這首詩，心中好奇，似有所悟，環顧四周，當他看到山腳下那座小小的廟宇時，恍然大悟，詩的謎底呼之而出。他立即大步朝廟裡走去，來到大殿，上香禮佛之後，見過廟中住持，秉告劉伯溫詩的謎底就在此廟中，大家都驚呆了，他一語道破：

「竹與燭同音，國師將謎底隱在了詩歌中。」

住持查看了連接兩個燭台的古老的燭橋，燭橋沉重無比，經歷了數百年的煙燻火燎，已無人知其本來面目，現在經過了和尚們近兩個時辰的擦拭，方顯出了金光閃閃的真容。劉伯溫的苦心安排，終讓寶物有了主人。

後來此秀才考上了功名，為官清廉，主持公義，晚年也學劉伯溫的助後人之法，在他的家鄉，設立了狀元山，山區哪個窮人如考上了狀元，就將此山做為獎勵。

【附註】

劉伯溫，又名劉基，浙江青田人，幫助朱元璋平定天下、建立明朝，是明朝開國軍師。因劉伯溫功高蓋世，朱元璋經常賜予俸祿、山林及田地。但劉伯溫不像平常人那樣將財產留給自己的子孫後代，而是每次得到賞賜後就用不同的方式去散財。古人說：「富不過三代」，要錢需有能擔得起錢的德，要水要有能挑得起水的強大的肩膀，給後人留下最好的是道德與智慧，那才是真正取之不盡用之不完的生命

的泉源。取錢要知取錢之規，送錢要懂送錢之道，劉伯溫既是大預言家，更是知曉散財之道的高人啊！



嵩山嶽神求五戒

釋元珪，俗姓李，唐朝伊闕（今河南伊川縣）人，幼歲出家具戒，得法於老安國師，世壽七十三。嵩嶽元珪禪師稟氣英奇，寬裕閒雅。因為素性如此，幼年出家為僧。永淳二年，接受剃度，隸名閒居寺。他每天學習佛法，勤奮無懈，執律堅決。後來，元珪禪師忽然體悟少林寺禪宗，大通心要，深入玄微，於是在嵩嶽中的龐塢建了一所茅草屋，對徒弟仁素說：

「我原來居於寺東嶺。等我圓寂了，你一定要在這裏建塔，埋葬我的骸骨。」

元珪禪師安心地在崇山峻嶺中修行。有一天，來了一位富貴人家樣子的男子，身著寬袍大冠，帶著大批侍從，前來拜謁大師。元珪禪師見這位男子面貌偉

岸，精爽不倫，就對他說：

「來得好！先生有什麼要賜教嗎？」

「難道大師認得我嗎？」這男子驚奇

地問。

「豈能有所分，我觀佛與眾生平等，對佛與眾生我都是一視同仁的，豈別對待？」

男子說：「我是嵩山嶽神。我能決定人們的利害生死，大師怎麼能對我和眾生一視同仁呢？」

元珪禪師：

「你能決定人的生死，而我本來就無所謂生，你怎麼能讓我死？」

元珪禪師侃侃辯道：

「我看我的身體與空無一物相等，看我和你也都相等，你能毀壞空無一物，能毀壞你自己嗎？假如能夠毀壞空無一物與你自己，我就是不生不死了。你連這也做不到，又怎麼能決定我的生死呢？」

嵩山嶽神聽了，大徹大悟，稽首再拜道：

「我雖然比其他的神靈聰明正直，可

是又怎麼能知道大師有如此廣大的智慧和明辨呢？請您授我正戒，令我度世，來輔助我的威福。」

元珪禪師：

「尊神既然已經乞戒，那就是已經受戒了。」

元珪禪師微笑著說：

「為什麼這麼說呢？豈不知戒外無戒，又有什麼戒呢？」

「這個道理我也聽不明白。」

嶽神仍然堅持道：

「還求大師授我正戒，收我為門下弟子。」

「那好吧。」

元珪禪師推辭不了，當即鋪置座位，持爐焚香，端然而坐，說：

「我付你五戒，你如果能奉持，就大聲答：『能』。不能奉持，就答『不能』。」

嶽神說：

「洗耳傾聽，虛心納教。」

元珪禪師以渾厚的嗓音問道：

「你能不淫嗎？」

「可是我已經娶妻了啊！」嶽神不解地問道。

元珪禪師說：

「不是指娶妻，而是指縱欲無度。」

「能。」嶽神乾脆地答道。

元珪禪師問：

「你能不盜嗎？」

嶽神說：

「我並沒有什麼缺乏的，哪有盜取呢？」

元珪說：

「不是指這個，所指的是貪著世人的奉祀，如果有供奉你的話，惡人你也賜福於他，若不供奉你的話，善人你也造禍於他。」

「那麼，能。」嶽神不加思索地答道。

元珪禪師問：

「你能不殺嗎？」

嶽神說：

「我掌管著福善禍淫的大權，怎麼能不殺呢？」

元珪禪師說：

「不是指這個，而是指濫殺無辜。」嶽神應聲答道：

「能。」

元珪禪師問：

「你能不妄嗎？」

嶽神說：

「我本就正直，怎能妄呢？」

元珪禪師說：

「不是指這個，指的是先後不合天心。」

嶽神說：

「能。」

元珪禪師問：

「你能不遭酒敗嗎？」

嶽神說：

「這是力所能及的。」

「那好」元珪禪師說：

「以上這些就是佛戒了。」

頓了一頓，元珪禪師又說：

「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如果能做到這樣的話，那麼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

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盡寂默而不為休。能夠體悟到這一點，則雖娶非妻，雖饗非

取，雖柄非權，雖作非故，雖醉非昏。如

果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淫，福淫禍

善不為盜，濫殺無辜不為殺，先後違天不

為妄，昏荒顛倒不為醉，這就是所謂無

心。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眾

生，無你也無我，無我無你，誰能戒呢？」

「我明白了。這下我可以神通廣大，與佛比肩了。」

嶽神忘乎所以，手舞足蹈。元珪禪師

正色道：

「你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而佛則

十句，七能三不能。」

嶽神聞言，驚懼避席，恭恭敬敬地跪

求道：

「大師可以啟發愚蒙嗎？」

元珪禪師問：

「你能上見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

嗎？」

「不能。」嶽神坦率地說。

元珪禪師問：

「你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嗎？」

嶽神回答：

「不能。」

元珪禪師：

「這就是所謂五不能。」

元珪禪師說：

「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界。這就是所謂三不能。定業也不牢久，無緣也只是一期，眾生界本無增減。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夠主持有法。有法無主，這就是無法。無法無主，這就是無心。按照我的理解，佛也沒有什麼神通廣大之處，只是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而已，於是將地獄的景況顯現於眾生面前。果有心有作，他的顯現必不能普遍周到。」

嶽神說：

「我真的十分淺俗愚昧，從未聽過如此深奧的道理。大師授我法戒，我當奉行不二，更有什麼業因可拘於塵界呢？我願

效我所能，報答您的恩德。」

元珪禪師反問道：

「我觀身為無物，觀無常為法窟，塊然獨立，還有什麼欲求呢？」

嶽神答道：

「大師一定要命令我做點世間的事，以便展現我的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親眼看到我的神蹤，知曉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的道理。」

元珪禪師笑著說：

「何必這麼做呢？何必這麼做呢？」

嶽神堅持道：

「佛也使神護法，大師難道想要與佛有所不符嗎？還請大師隨意垂教。」

元珪禪師不得已，只好說道：

「嵩嶽東山，是閒居寺的屏障，卻一棵樹也沒有。北山雖有樹，卻背著閒居寺，未成屏障。你能把北山的樹移到東山來嗎？」

嶽神滿口應承：「謹尊嚴命。」

接著又陳說道：

「我將在夜半三更，大興風雷，驚搖動盪，請大師不必驚駭。」

說完，鄭重地作禮辭去。元珪禪師目送嶽神遠去，但見儀杖逶迤，就像王者的隊伍一樣。又見碧霞紅霞，紫嵐皓氣，間錯四散，幢蓋環珮，戈戟森森，凌空而去，漸漸消失。

當天夜晚，果然暴風吼雷，奔雲霆電，震撼殿宇，宿鳥驚狂，叫聲喧天。元珪禪師安慰眾僧說：「別害怕，別害怕。嶽神跟我有約定呢！」

第二天，晴空萬里，只見北山的樹木都移到了東山，整整齊齊，就像人們一棵一棵種植的一樣。元珪禪師特地囑咐徒弟說：「我死了以後，這事千萬別讓外人知道。如果成為口實，人們將把我看成妖怪。」

【附註】

菩薩的戒，不是呆板的十戒（制戒），而是活活潑潑的合乎法性之戒，是自性戒，是無相之戒。一切身口意都是以利他為出發點。什麼是自性戒？什麼是戒外無

戒？有一個譬喻：比方說，喝酒會亂性，所以我不喝酒。愛喝酒是一種習氣，剛開始時，試著喝一點，喝多了，就變成一種習氣，不喝很難過。原來，習氣毛病都是我們一點一滴把它養成的。

戒外無戒的意義就是：我既然不是實在的，是虛妄的，喝酒也是我虛妄的要求，怎麼會有酒可以來束縛我呢？把這個虛妄心掃除掉，才是戒的真正目的。所以戒內戒外都是無我的，無我的戒，是最大的戒。就是六祖慧能大師說的無相戒，是成佛的根本大戒。既然如此，你嵩嶽神還需要受什麼戒呢？

熟生之間



印光大師說：「凡夫之心，熟處過熟，生處過生。非將死字掛在額顱上，決難令妄想投降，妄想既不能投降，則妄想成主，本心成奴，是以多少出格英豪，被妄想驅逐於三惡道中，永無出期，豈不哀哉！」

什麼是所謂的「熟處」呢？凡夫心在哪些地方太熟呢？在吃喝玩樂、睡覺、看電影、看電視等這些地方簡直熟得不能再熟了，還有內心貪、瞋、痴、慢、疑、見等習氣，也隨時呼之即出，時時無意間就轉變成現行。

什麼是所謂的「生處」呢？凡夫對修習持戒、禪定、智慧等工夫，因為從來不曾接觸，所以倍感陌生；或是鮮少用心薰習佛法，對於解脫生死煩惱之事，不曾用心去思惟或修習。因此凡夫對於聞思修三無漏學罕少關注，當然無法受用聽經聞法的利益——身心輕安、智慧明朗。這些「生處」就是我等凡夫原本就不熟悉的地方。為什麼會「生處過生」呢？我等凡夫累劫以來的惡業習氣，往往使我們比較容易耽溺於安逸放縱的生活，一想到修學戒定慧三無漏學，要犧牲好多吃喝玩樂的時間，而且還要「一門深入，長時薰修」，可能立刻發出「苦啊！難啊！」的喟嘆。

祖師大德一再告誡我們，想要轉凡成聖、脫胎換骨，務必要將「熟處轉生，生

處轉熟」。所謂「熟處轉生」就是將我們那些平日很熟習的妄念習氣，轉變得十分模糊或生疏，例如身口意過去常造作十惡業，皈依佛陀了以後，要勤修「四正勤」，不但要勤於斷惡，更要勤於修習十善業。所謂「生處轉熟」就是要多聽經聞法，將那些不熟習的、薰修正念的修行工夫，勤加修習，使它變得十分熟練，成就聞思修三慧，進而取證般若妙智。好比鍊鋼一般，將生鐵數數炙燒，千錘百鍊，久而久之，自然變成精鋼。

印光祖師寫個大大的「死」字掛在床頭，時時想到生命無常，餘日不多，應該痛下死工夫，否則決難使令妄想投降。我等愚癡又可憐的眾生總是不見棺材不落淚，終日渾渾噩噩的過生活，不知無常可能比明日更先到來！何時才能醒來？

羅狀元曾寫了一首警世詩：

急急忙忙苦追求，寒寒暖暖度春秋，
朝朝暮暮營家計，昧昧昏昏白了頭，
是非非非何日了，煩惱煩惱幾時休，
明明白白一條路，萬萬千千不肯修。

我們從出生到童年、少年、青年、壯年、老年，經歷了好多的世事，為名聞、為利養、為五欲而奔波勞累，還不知不覺其中的苦！往往要經過重大打擊後，才猛然驚覺：過去種種所念盡是顛倒妄想。其中許多的歡樂到哪裡去了？許多的憂悲苦惱又到哪裡去了？汲汲營營的功名利祿到哪裡去了？一旦無常到來，「萬般帶不去，徒有業隨身」啊！

慈悲的佛陀告訴我們，眾生被比恆河沙還多的煩惱習氣所糾纏縛，從來不得自在！從無始劫以來，就愚昧的隨順世間，在生死大海裡隨波逐流，億萬劫來生死輪迴，枉受大苦！

想想我們的法身慧命，從無始劫以來，枉受無量妄念的摧殘！如今得聞佛名、得聞佛法，是何等值得慶幸的事！我們當念長劫大苦，怎能甘心一再沈淪？當發菩提心，發心勤修解脫道，不在今生發起修行，更要待何時？

印光大師告誡我們：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正是要我們起大決心，拼死命般去

對抗妄想。時時想到普賢菩薩警眾偈：

「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大眾！當勤精進，如救頭燃，但念無常，慎勿放逸！」

我們應及時努力啊！無常迅速，死之將至，擺在眼前一切事業，轉眼將成過眼煙雲！當急之務就是誠實實實、勤勤懇懇地念佛，但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念「南無阿彌陀佛」為每日常修無間的功課，用萬德洪名的佛號來薰修自己的八識心田，讓我們惡習「熟處轉生」，讓我們定慧福業「生處轉熟」，有朝一日，盼能定慧成就，根塵迴脫，心道契合，成就菩提智果。

我們每日多為塵境所轉，我們不曾想轉，可能也沒有能力去轉，所幸今生能遇到釋迦牟尼佛的法像，得聞離苦得樂的佛法，我們才有解脫生死輪迴的可能。惡習，我們太熟了，要把它轉生，從今以後，時時觀照內心，停止造作惡業！甚至進而積極地造作無漏善業！淨業我們太生了，要把它轉熟，從今以後，每天訂定早

晚課念佛，至誠懇切地老實念佛！直到佛號淨念相繼，成就念佛三昧，才能對了生脫死有所把握！



言我字

中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

有一天「我」字丟了一撇，成了「找」字，為找回那一撇，「我」問了很多，那一撇代表什麼？商人說是金錢，政客說是權力，明星說是名氣，軍人說是榮譽，工人說是工資，學生說是分數：最後「生活」告訴「我」那一撇是：健康和快樂，沒有它們，什麼都是浮雲！

莫言自嘲說他年輕時怕多言，易於開罪別人，所以筆名「莫言」。結果是他言（寫）了許多的話，一直言到拿諾貝爾文學獎。下面是他的話，是他的人生哲理：

特別是他說他敬佩的兩種人，表達得非常好。

一、我敬佩兩種人：年輕時陪男人過苦日子的女人；富裕時陪女人過好日子的男人。



二、我遠離兩種人：遇到好事就伸手的；碰到難處就躲閃的人。

三、我掛念兩種人：相濡以沫的愛人；肝膽相照的朋友。

四、我謝絕兩種人：做事不道義的人；處事無誠意的人。

五、我負責兩種人：生我的人；我生的人。

六、我珍惜兩種人：敢借給我錢的人；真心牽掛我的人！

陳立夫先生養生四八字訣

養生在動，養心在靜；

飲食有節，起居有時；

物熟始食，水沸始飲；

多食果菜，少食肉類；

頭部宜冷，足部宜熱；

知足常樂，無求乃安。

佛前多叔興供養

所積廣大福德緣

一念瞋心才生起

盡焚彼福成灰燼